

隐藏在象征符号中的文明密码

斯芬克斯出的谜题还有另外一个版本，你可能不知道

近东文明自古以狮身人面象征太阳。依照传统，历代法老的陵墓中均有以国王面貌为本的狮身人面像。法老与狮子的关联代表国王与赛可麦特——太阳神“拉”的女儿——结合，她在画像中多以母狮头形象出现。狮身人面既是太阳的象征，也与“日出日落之王”哈玛基斯有关，象征再生与复活。狮身人面和其他太阳象征一起被放在早期基督教的陵墓里，代表神圣的世界之光。大多数学者认为，吉萨的巨大狮身人面像大约建造于公元前2500年，其时由古王国时期的海夫拉王执政。另外一派则认为它代表膜拜太阳神的信仰中心，建造于公元前3000—公元前2500年，那时吉萨高地尚未大规模兴建法老陵寝。

埃及的狮身人面变成了法老的象征——代表太阳与狮王。动物与法老结合成为超凡的存在，不但象征陵墓的守护者，而且代表神圣力量，以及法老统治国家、保护子民的智慧。后来又变成谜、真相与完整的象征。吉萨遗址有根石柱，据说上面的碑文刻于公元前1400年图特摩斯四世时期，列出了太阳神“拉”的三种面貌，亦即凯布利、拉和阿托姆，古埃及人后期膜拜的便是这位面貌多变的太阳神。希腊的斯芬克斯以狮身女人头的神话怪兽为原型，背上也有一对老鹰翅膀。根据俄狄浦斯的神话，斯芬克斯坐在希腊底比斯城城门上方的悬崖上，经过的旅人必须解出他所问的谜题，才能进城。要是答错了，就会被斯芬克斯掐死、吃掉。谜面是：“哪一种动物早上有四只脚，中午有两只脚，晚上又变成三只脚？”俄狄浦斯解开了谜底，回答道：“是人，婴儿用双手双脚爬，长大后以两只脚行走，老了就拄拐杖走路。”听到俄狄浦斯说出正确答案，斯芬克斯便从高处岩石上跳下来摔死了。有些版本说有第二道谜题：“世上有两个姊妹，姐姐生下妹妹，而妹妹又生下姐姐。这两姊妹是谁？”答案是“日与夜”，因为这两个字在希腊文里都是阴性。自从希腊时代以来，斯芬克斯变成谜、

门槛、从生到死的隐喻。

希腊的斯芬克斯在文艺复兴时代重新抬头，深受欧洲装饰艺术青睐，有时还会被当作作家的斯芬克斯。在18世纪初的晚期巴洛克艺术、19世纪浪漫主义与象征主义艺术运动中最为盛行。由于斯芬克斯是神秘事物的守护神，因此共济会以其为会徽，各分教会堂前皆有斯芬克斯的华丽雕塑，官方文件上方也印有其图形。但并非自创立以来便沿用至今，而是晚近才开始，用来当作装饰，并不是特殊信念的象征。

缝在木乃伊胸前的护身符，原型甲虫为什么总靠右腿推动粪球

古埃及人认为圣甲虫代表昆虫之圣者，因此圣甲虫是当时极受欢迎的象征。圣甲虫的图纹源自凯布利，是太阳神“拉”的面貌之一，之后圣甲虫便成为重要的护身符，皇室与亡者皆有佩戴。埃及已成为珠宝设计的常见图案，较为老派的今日认为服用圣甲虫的干燥粉末，可以助长男性雄风。

历来考古学家与学者认为，智慧的埃及人将观察到的甲虫奇异行为记录下来，注意到甲虫无论去哪里，都会边走边滚动一坨动物粪便，不久之后，便从虫中孵化出幼虫。由于幼虫刚孵出便已完成成形，正如太阳每天都从地平线那一端升起，古埃及人认为它们和太阳神一样，具有神奇力量。

圣甲虫从古王国时期开始被当成护身符，赐人以平安，时间为公元前2613—公元前2160年。这类护身符多半以宝石雕成，镌刻成图案款式，再刻上法老和工匠的名字。佩戴护身符主要是避免被恶灵盯上，通常具有公务或政治上的用途，但后来也用于墓葬装饰。所谓“心形圣甲虫”，是以黑色或墨绿色宝石雕成，如碧玉或颜色浓重的红玛瑙，长度通常介于4到12厘米。

(1)



有远见的老赵

老赵的工作解决了，便撞擦着常秀梅也找个像样的工作，常秀梅便进入“伊州市人民商场”，当起了清洁工。

赵铁柱夫妇的命不错，生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儿。从小，赵采苹只要被父母抱上街，就会有人夸小女生生得好。赵采苹第一天上学，小学校长站在门口迎接新生，见到赵采苹不觉一愣：“呀，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好看的小姑娘？”

赵铁柱为人诚实，技术又好，人踏实肯干，因为是临时工，有危机感，工作做得比许多正式工人都要出色，在电厂赢得了相当不错的口碑。常秀梅能说会道，勤快干练，没两年，便成为人民商场的保洁组长。

赵铁柱非常有远见，因为自己的临时工身份，没法在厂子里享受分房的待遇，便跟妻子拿出了全部积蓄，又东拼西凑，在伊州市买了一套二室一厅的单元房。赵采苹长大后跟父亲开玩笑说：“老赵啊，就凭你这个投资眼光，要是生在北京，咱家早就成‘土豪’了。”

赵铁柱虽说比不上生在北京的土豪，但跟自己在农村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哥哥比起来，生活强得的确不是一点半点。

赵家哥儿俩，老大赵铁柱从小就因为生得个儿大，干活有力气，被爹妈偏疼。赵铁柱小时候一直是那个屁颠屁颠跟在哥哥铁柱后头的小跟屁虫。

后来到了该娶媳妇的年纪，赵铁柱看上了村里的女知青薛柠。当时赵铁柱的爹妈也是不同意：“人家可是从北京来的闺女，能瞅得上咱？”但是赵铁柱骨子里有股执拗劲儿，这股执拗劲儿在对待和薛柠有关的问题上总是表现得淋漓尽致。

当时薛柠不是没有心上人的，只是后来不知何故，两个人分道扬镳。赵铁柱便“乘虚而入”。赵铁柱是个农民，用的也是农民最朴实的办法，白天在地里帮着薛柠干活儿，晚上在家里给薛柠开小灶，热了帮打扇，冷了给添衣。加之薛柠刚失恋，这个

时候的女孩最容易被打动，久而久之，薛柠的芳心便彻底被赵铁柱俘获了。

但是，很多时候赵铁柱的执着也给他带来了不少烦恼。刚改革开放的时候，赵铁柱要拉着哥哥跟自己一同进城打工，却被赵铁柱拒绝了：“咱是个农民，就该老老实实种地。”

可令赵铁柱没想到的是，自己不肯迈出家门，薛柠的老情人虞曙昇却找上了门。两个人说清了误会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旧情复燃，薛柠坚持要跟赵铁柱离婚，随虞曙昇回北京。这下赵铁柱可急坏了。

赵铁柱知道，自己没啥本事，这辈子最大的成就就是娶了薛柠这么一个大城市来的漂亮媳妇，可是如今，连这份成就也要被剥夺。这让赵铁柱感到十分愤怒，无法接受。

赵铁柱想尽了一切办法来挽留薛柠，都无法令薛柠回心转意。绝望之下，赵铁柱气得一病不起，后来被诊断为肝癌。

这下薛柠终于走不了了。但是老赵家的生活也被毁了。赵铁柱得病的那几年，赵铁柱打工挣来的钱有一多半都用来支付了哥哥的医药费。

那段时间，铁柱痛苦，薛柠痛苦，铁柱本人更是承受着巨大的病痛。终于，赵铁柱不用再在人间受罪了。临终前，他还没有忘记虞曙昇的夺妻之恨，并将这种仇恨散播到了老赵家每个人的心中。

赵铁柱去世后，薛柠还是回到了北京，嫁给了虞曙昇。

赵采苹从小就时常听父亲念叨：“北京有啥好的？比咱东北差远了。干啥非得回去？”不知为何，赵采苹从这抱怨中听出了一丝向往的味道。

(2)

下期关注：赵采苹的早恋



我成了那个奇怪的中国小姑娘，当别人午餐带花生酱和果冻的时候，我却带了葱油饼。其他的孩子看见了都会冲着我嚷嚷：“滚回中国去！”

我们家没电视这件事和父母的保守主义有关，他们最大的担忧就是我和弟弟会被他们认为是不道德的美国社会带坏了。父母不许我们听流行音乐，说这样的音乐是靡靡之音，会让我们的身体做出肮脏、下流的动作。我们也不能去小伙伴家玩耍，因为父母怕他们的家长会给我们看好莱坞电影。我父母说：“我们生活在社会里，却不是社会的一部分。”他们的目的就是让我们成为道德高尚的人。

你大概能猜到这些事情对我的影响。我不想身处这个善恶对立的形而上的世界并成为其中的一员。我只是想合群，我只是想做正常的人。我想逃离那孤独到让我无法呼吸的生活。每天，我都望眼欲穿地看着玻璃窗外的美国社会，恨不得能抓住那些不属于我的东西。每天，我上学时都只有一个梦想：求求你，求求你喜欢我吧！

日常交流对我来说十分困难，因为我的英语很差，汉语也差。在家的時候，我们说汉语，但对话的内容都是关于省钱的；我们谈论着当地的加油站，当天的汽油建议零售价，还有菜市场西蓝花的价格。我们从来不谈感情、不谈梦想、不讲故事、不讲关系，也不讲任何心事。

我是个没有母语的孩子。不论是用英语还是汉语，我都没有任何渠道能表达自己，连自言自语的能力都没有。

每天晚上，我上床的时候都有一个梦想：第二天早晨，我醒来的时候，会发现我过去的生活是个巨大的错误。我会变得金发碧眼、肤色白皙，有很多漂亮衣服穿。我去上学，其他的孩子都会觉得我漂亮。接着，他们会喜欢我。可是每天，当我真的醒来的时候，我都会觉得下巴疼。这些压抑已久的情感让我夜夜磨牙，偶尔甚至会突发癫痫。医生说，这些都与压力有关。

每次我们传达这个坏消息时，都要让对方对我们的公司和我们客户的公司有个比此前更好的印象

作为少数族裔，在一个不尊重自己的主流文化里长大，最痛苦的部分就是你会开始痛恨自己身上不合适的部分。我就是这样。因为对自己的中国文化没有任何价值感，所

以，我奋不顾身地投入到将自己转变成真正的美国人的过程中。我认真地观察，仔细地模仿其他孩子说话和笑的样子，特别是他们开玩笑的方式。我经历了无数个尴尬的白天，站在那里呆若木鸡。晚上，我想起自己白天说过的蠢话和那些过几个小时之后才想到的机智评论，满是懊悔。

我不想夸大我童年的艰辛。我的父母夜以继日地工作，以便给我们提供和其他孩子比起来绝佳的优势。我们住在一个重点学校的学区，我们总是不愁吃穿。他们给了我们一个没有战争、欺凌和毒品的安稳的家，这里也没有诸多困扰着世界上许多其他孩子的问题。他们从不在自己身上花钱。他们唯一的经济目标就是省出足够的钱，让我跟弟弟上大学。他们这么做，是因为深爱着我们。

最终，我父母的努力有了收获。今天，我和弟弟都很开心，也成了对社会有用的人。至于我极端封闭的成长环境，就像寓言中塞翁失马一样，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正是因为这样的成长环境，我才有了那种后天的动力去克服与周围人之间沟通的障碍。正是因为我成长在这样的平行宇宙中，我才如此努力地去做联结这些世界。

我对美国人心理的研究不仅限于研究周围的孩子。20世纪70年代，虽然还没有互联网，但是有书，我如饥似渴地想了解有关家庭以外的世界的一切。每个星期，我们家都会去一趟公共图书馆。每个星期，我都会借走图书馆允许借的数量最多的书。在作者的文字中，我梦想着遥远的土地。

因此，从儿时起，我就开始投入很多时间学习如何与他人沟通、如何将不同观点结合在一起。随着我英语水平的提高，对美国文化的了解加深，那些痛苦的时刻渐渐少了，而愉快和沟通的时刻则渐渐多了。被孤立是一种痛苦的感觉，但是这段经历促使我培养出了同理心。

我学过的关于同理心最好的一课是在我做猎头的时候：“语气就是一切。”每次我们为公司的客户选择CEO的时候，我们都要向数十位我们之前面试过但没有录用的候选人通知被拒的坏消息。这是件很敏感的事情，因为我们拒绝的每个人（通常都是男性）都是CEO或者可能成为CEO，这就意味着他可能是我们未来的客户，是我们不想得罪的候选人。多数情况下，他都会有很强的自尊心，不习惯被拒的滋味。

我们的目标是，每次我们传达这个坏消息时，都要让对方对我们的公司和我们客户的公司有个比此前更好的印象。

(3)

就是这个时候，充和才动了卖“祖传宝贝”的念头：“我几年前写了一篇陆机的《文赋》，在陈世骧翻译的书中，总算影印得十分满意，连图章的颜色都不差。我用明方子鲁墨写的，墨华甚佳。我带来的墨够我用一辈子的。还送了几锭给金，都认为是至宝。那时你觉得我贪得无厌，就是十四爷送的那一盒礼墨也就是上好的了。现在怎么也买不到。”后来充和谈到刚到美国时的窘迫，“整个五十年代汉思都没什么事做。实在没钱用，我就把这十锭乾隆石鼓墨，卖给了日本人，卖了一万美元——一万美元那时候是很多钱哪！好东西卖掉了很伤感情，我为这十锭墨，伤了很久的呢。”

有了房子并不代表一劳永逸，除了要支付高额的贷款利息，还要忙着整理房屋日常及维护相关设施。充和到美国已经七年了，俨然已成了技术多面手，她总是很忙。

我们也是忙得透不过气来。……我再要如此忙下去可真要倒了。但是来此七年并无疾病，就只是累。可见累并不是不利于健康。当放下不操作过度，反而多病。如我再见到你时，可比你们都会做事了。除了家事外，漆匠、木匠、花匠、自来水匠也都会一点。不然我们两个人的薪水还够付匠人钱呢。说来你们也不会相信，这儿的工人会强，我们邻居是木匠，三年前工价是一小时三块五还在闹罢工，我们那时只有一块二毛五，还怕人家不要我。他们看不起学校的收入，我们才真是被剥削的。他们罢工有工会维持，我们罢工不了工，罢了便没饭吃。

在国内充和对经济几乎不关心，就算是在混乱的战争时期，她因为有着相对稳定的生活来源，也不用太过于操心衣食住行，况且她对生活本身要求也不高。但现在在她必须完全靠自己，傅汉思斯文单纯，小儿以元尚在学步……面对重重压力，充和硬着头皮去熟悉一项项她本就头疼的数字。

我们两个绝不懂经济问题的，可是滚到这个资本社会的潮流里，不得不策略略计划一点，否则一浪打过来一败涂地了。这里普通最美国式的家庭从房子冰箱洗衣机……大大小小以至衣服零物都可以分期付款

款，至少三月，多至三十年付清。但每月付款时即代付利息。譬如向公司借九千元，分十一年还，每月还九十元。

在严峻的状况之下，充和同时还进行着另外一种生活：“1957年1月29日，晚，赵元任家中聚会，伯克利、旧金山两地中国朋友送行，韵卿母女做菜，张充和唱《游园》《思凡》。元任弹唱我的《上山》《他》《也是微云》……”这一天是少年夜，除夕前一天。故国旧人，相聚海外，共同迎接春节的到来，而不久后胡适先生即离美返台。依依惜别，曲声悠悠；乡音不改，欢喜惆怅。从加州起头，充和开始了她的昆曲行动，似乎那是她的另一种生活的延展，她要延续这久违的古音。

“没有什么能难倒充和”在昆曲方面得到了充分体现

1953年春，充和在加州大学妇女俱乐部午餐会上演出了《思凡》，“小尼姑年方二八，正青春，被师傅削了头发。每日里，在佛殿上烧香换水，见几个子弟游戏在山门下。他把眼儿瞧着咱，咱把眼儿觑着他。……”

曲界自古就有“男怕《夜奔》女怕《思凡》”的说法。说的是《夜奔》的武生戏既讲究唱功又讲究做工，要求表演者边唱边做，且身段十分繁复；《思凡》的旦角亦是如此，要求主演一个人在舞台上完成繁复的身段，并演绎出复杂多情的意境，唯一借用的道具只有一根拂尘，对戏份儿的拿捏掌控甚准。此前表演能出彩的要数梅兰芳先生。这是充和的保留曲目，她似乎有意向西方妇女及在美国生活的女性展示中国传统女性，只不过使用的是古老的昆曲形式。

只是在美国唱昆曲谈何容易，首先面临的是没有人会吹笛子，无人帮忙梳头做头面，以及英文讲演等。

“没有什么能难倒充和”在昆曲方面得到了充分体现。充和自己先录好伴奏，到演出时放录音。因天气原因，中国的笛子到美国后容易破裂，充和就自制金属笛子，还特制了“鸳鸯笛”。化妆时无人梳大头，她就自己动手做了一种“软大头”临时套上。自己剪贴片，用游泳的橡皮帽吊眉。充和唱曲无意中引来了旧友和知音。1953年夏，文学评论家陈世骧在加州奥克兰米勒学院讲授中国文化课时，请充和演出了《游园》。那是《牡丹亭》的经典折子，也是充和的拿手好戏，她的演出和陈世骧的解说相得益彰，效果大好。

(17)

